

蓝调江南

金曾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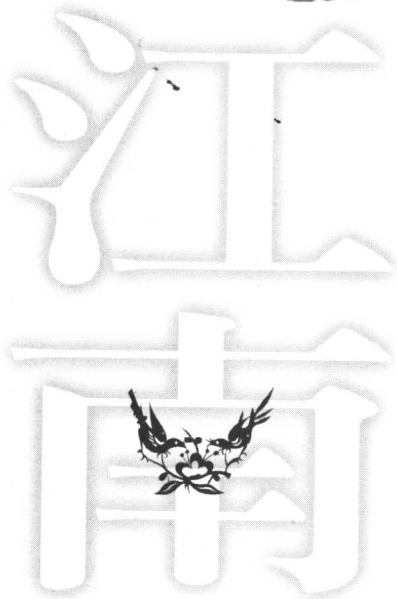
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考究的匠人会在墨汁里加些石青，使画出来的墨线中隐隐透出些青蓝，显得清秀悦目。整个灶头几乎没有直线，那么多即兴式的弧线使灶头既端庄又秀气，像一位穿着蓝印花布的农家少妇。



金曾豪 著


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调江南/金曾豪著. —苏州:古吴轩出版社,

2003. 9

ISBN 7-80574-752-0

I. 蓝... II. 金... III. 儿童文学-散文-作品集

中国-当代 IV. 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5035 号



责任编辑:苏 利

装帧设计:周 晨

责任印制:何 洁

蒋家宏

书 名:蓝调江南

著 者:金曾豪

插 图:严效州

出版发行:古吴轩出版社

地 址:苏州市十梓街 488 号 (邮编:215006)

印 刷: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5.25

印 数:3001-8000 册

版 次: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574-752-0/G·171

定 价:15.00 元

目 录

◆ 老茶馆	零零壹
◆ 听书	零壹壹
◆ 八音刀	零贰壹
◆ 树德堂	零叁壹
◆ 呼鸭	零肆玖
◆ 萤火虫,夜夜红	零伍柒
◆ 巷口小吃	零陆玖
◆ 电影船	零柒玖
◆ 网船	零捌柒
◆ 家里的灶头	零玖伍
◆ 蟹眼天井	壹零伍
◆ 母亲树	壹壹叁
◆ 一头有名字的羊	壹贰壹
◆ 青青桑	壹叁壹
◆ 独角牛走过老街	壹肆叁
◆ 金曾豪的《谜底》(编后记)·苏利	壹伍伍



老茶馆



旧时，常熟的每一个乡镇都有多家茶馆。当然，有相当规模、所谓“数得上”的，一个镇也就是三两家吧。

以低乡的练塘镇为例，“数得上”的茶馆有两家：东园和西园。店名并无讲究，东园在东街，西园在西街，如此而已。店名也并不在门面上张扬，连个幌子也省了。倒是“水筹”上有店名。在三寸长、一指宽的小竹片上烙上“某某茶馆×支”的火印，抹一层桐油，就是茶馆发行的水筹了。一般有“一支”和“五支”的两种。



每支水筹可打开水一瓶（热水瓶）。

我常去西园茶馆打开水，对西园更熟悉些。开水是在老虎灶上打的，所以老虎灶给我的印象尤深。

老虎灶比真老虎大得多，有大象那样的规模。灶面上有四只汤罐，一口大锅和一口积锅。在大锅上接上两尺来高的木桶就成了积锅，用于囤积沸水。积锅之后是老虎的尾巴——烟囱，很粗壮，一直冲出屋顶去。烟囱总是热烘烘的，绕着几道铁丝什么的，如果茶客遇上雨天淋湿了衣裳，就脱下来挂到铁丝上烘，不一会就干了。老虎灶不吃人，吃苍糠。苍糠有两个进口，一个在烟囱之后，另一个由四只汤罐簇拥着。前一个火口连着一个

倾斜的炉垫。后一个直通炉灶前膛，是生铁的，三号碗那样口径，有铁盖。“喂”着糠时，先在火口上接一个硕大的铁漏斗，然后用畚箕来“喂”。旁边备有一根一米多长的铁钎，可插入火口去调火膛。

着糠在那么大的灶膛里燃烧，有那么高的大烟囱抽着风，发出来的声音相当雄壮，俨然有虎的气势。用铁钎拨火时，老虎就“轰轰”地吼，好像挺生气的。拨火人的脸被映得通红。

西园茶馆的老虎灶和店堂没有任何隔断。如果不是夏天，这个庞大的、呼吸着的老虎使店堂变得非常的温暖和亲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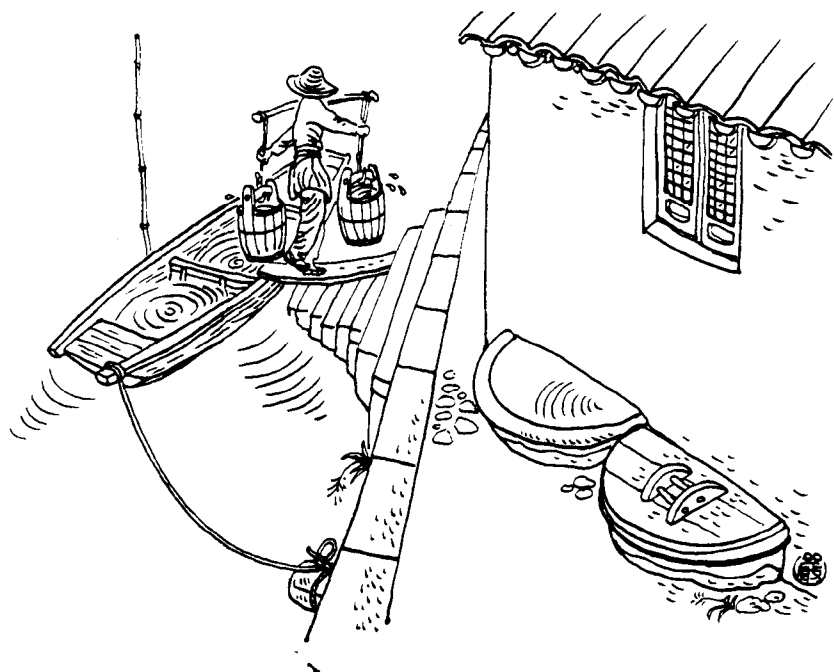
旧时，学木匠的要在出师前用一个工时单独完成一架纺车或者一条长凳。纺车的结构繁杂，而条凳的榫和卯都是斜的，要做到严丝密缝，并不比纺车简单。泥瓦匠的“毕业论文”则是一座家用的双眼灶。粉刷完毕，你还得用墨水在“灶山”上画上传统的装饰图案。泥瓦匠都会砌灶头，但能打老虎灶的泥瓦匠极少，常常是几个乡镇找不出一个来。

为西园打老虎灶的是保根师。他的名声在外，方圆几十里，说起老虎灶就会提起他。据说决定老虎灶发火不发火的关键是火门。那是在灶膛和烟囱的交接之处。老虎灶打到关键时节，保根师照例会耍个手腕，把旁边的人支开，然后神秘秘那么一弄，老虎端的就活了。有的泥水匠细加探究，然后依样画葫芦，但结果还是不行，老虎不是奄奄一息，就是漏膛。其实，局部模仿是不行的，得综合考虑烟囱和炉膛的情况。火门控制着烟囱的抽力。抽力小了，老虎就雄壮不起来；大了，则容易抽走着糠灰造成漏膛。

保根师每天来西园喝茶。他是这里惟一的免费茶客。西园







的老虎灶很“发”，是他的得意之作。老人每天都会来摸摸暖暖的灶头。在他的眼里，老虎灶是有生命的。

东园茶馆用的是井水。那井的井径比常见的大得多，水好，而且丰沛。这么优秀的井毕竟不是掘地就有的，西园只能用河水，就在市河里取水。那时的河水清，按现在的标准，一般都在地表二级以上。在浅水活动的鲢鱼不用说了，定睛看时，在水草间出没的土婆鱼也是历历可数呢！当然，毕竟是地面水，河水入缸之后还是要用矾“淀一淀”的。西园备有四口七石大缸，能轮番着“淀一淀”。缸是骑置在墙壁里的，一半在屋里，一半在屋外，分别配有半圆形的缸盖。屋外是进水口，屋内是取水口。这

样置缸的好处是水不用担进店堂。当年阿庆嫂帮胡传魁“水缸里边把身藏”，想来就是用的这种缸了。

小镇的流动人口不多，茶客多是熟客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每天早晨都要来这里“孵一孵”的。如果某人缺席，别人就会打问原因，是不是出门了，身体怎么样了。如果有人要邮寄什么询问通讯地址，这些人都会说：“寄到常熟南门外练塘镇西园茶馆就是了，稳定收得着。”

西园备有红茶和绿茶两种。茶叶并不预置在茶壶内，而是备份在排成盘的小方纸盒中。茶客进店落座，跑堂的就到了身边，并不问要红茶还是绿茶，因为他知道这一位要的是什么。茶浆已经“杀”好在壶中了，配套上桌的还有一只青花的茶盅。

汪曾祺在京剧《沙家浜》里有精彩唱段：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；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。”在常熟人看来，方的桌子不一定有资格称八仙桌。八仙桌是比较上档次的桌子，至少是桌脚与桌面相垂直的那种。脚与面垂直的桌子，必定是用硬木做的。茶馆里极少有这种桌子，用的是斜脚的方桌或者长桌。与此相配的是板凳，而且多是长条的，几乎没有椅子。一般不用陶壶，公用之物，用

容易清洗的瓷壶为好。少数老茶客自备茶壶，用毕，自去洗净，放到橱里那个老地方，以备明日再用。



一日，我去西

园打开水，见一桌子茶客正在考究一把茶壶，就过去轧闹猛。原来是一老者在那儿招摇着一个壶盖。壶盖上有五个字，均匀地绕着壶滴子排成一个圈：可以清心也。老者让人猜这个句子怎么念，从哪个字念起。五个都是常用字，这样隆重发问，必是陷阱，一时竟无人出声。最后的答案是：无论从哪个字读起都通的。可以清心也，以清心也可，清心也可以，心也可以清，也可以清心。汉字的独特妙处就在这热烘烘的老虎灶边，冷不丁把少年的我撩拨了一番，使我心醉神迷。这是西园茶馆对我的一个小小的馈赠。

又一日，听茶客们在议论瞎子阿炳。几个老者说阿炳曾到过西园拉琴，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《二泉映月》。听的人多，说话的人就来劲。另一个老者说那天茶馆的窗子外奇怪地聚集了好多狗，一声不吭地坐着，棒打不散。又一个老者说得更浪漫，说阿炳拉着拉着，冷不防从屋顶上掉下一条乌梢蛇来。说狗的那个老者，忙配合，说阿炳胡琴上蒙的那张蛇皮也是乌梢蛇皮，说不定这两条蛇还有血缘关系哩……练塘镇离无锡不过四十公里，华彦钧是有可能到过西园的，但狗与蛇的故事必是老人们的即兴创作了。这样活灵活现的口头创作真是精彩得很。回想起来，西园茶馆对我的赠予还真是不少的。

茶馆一定是小镇上开门最早的店家。不为别的，只为茶客们到得早。茶客中老人居多，几十年了，他们早睡早起惯了，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街吃茶（他们不说喝茶）。想到那座“轰轰”作响的老虎灶，他们的心里就有了一种舒坦的暖意。走到石拱桥上，就看见了西园茶馆栅板缝里漏出来的橘红色的灯光，心想：“贼娘，今朝我是第一个到哩！”就很响亮地咳

出几声来。

有的茶客身后还跟着一条草狗。跟着主人上茶馆，惯了，它们竟也成了瘾。在店堂里，在那么多的人腿和桌腿之间挤来挤去，又能和熟悉的同类碰碰鼻子，确是蛮开心的。也有带鸟笼来的，不多。无非是画眉、绣眼什么的。这里太嘈杂，不是常来的鸟不肯叫。

有的茶客孵一会茶馆之后还要去市场上出卖些农产品，菜担子什么的就暂时放在后院里。一次，一个茶客带来一篓子小猪苗，不等上市就被人急火火地叫走了。没办法，茶馆老板只得义务喂了一天小猪。

茶客暂时离开时，会把壶盖翻过来盖。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暗号，堂倌见此就不会把茶壶收走。暂时离座的茶客大多是去吃早点的。腿脚不便的也可以在茶馆里“喊面”。堂倌抽空去面店招呼一声，不久就有面店的小伙计送面来了。碗面是放在提篮里的，不容易冷掉。提篮是长方形的，有两层，最多可放四碗面。送面的小伙计总是急促地小跑着，怕时间长了面条会烂掉。“喊面”要讲清楚加什么面浇，是否免青，是否紧汤什么的。“免青”就是免放葱花。那时，我常想，“免青”的人真憨，那洒了葱花的汤面有多香啊！这时候，桌子底下的那些狗肯定快馋死了。它们巴望喊来的每碗都是排骨面。

堂倌提着铜吊子来续水。左手的小手指点着茶壶，拇指和食指掀起壶盖；提吊子的右手一抬，一“截”开水就像小白兔一样窜进了茶壶。有“凤凰三点头”的美言，但真有经验的堂倌只“一点头”就够了，当他的手指点着壶身时，他就大概地知道了壶中的剩水。有功架的堂倌很少将水洒落，“滴水不漏”就是

形容的这一手。在续水过程中，堂倌总是在不停地和人说话或者自言自语。这么说着话可以避免和人相撞，还活跃店堂里的气氛。

店堂里总是热闹的，因为每张嘴都在说着话。有了这嗡嗡嚶嚶的背景音响，旁桌上的谈话一般是听不清楚的，你尽可以指点人间，娓娓而谈。茶馆本来是乡村的新闻集散地，是一张口头的报纸。上至国际风云军国大事，下至家长里短鸡毛蒜皮，在这里均有发布，均有点评。

旧时，若是发生家庭矛盾、邻里纠纷，当事人往往会约定到某茶馆“吃讲茶”。“吃讲茶”就是当事人一起到茶馆去诉说情理。茶客们自然会对此进行评说。在大庭广众之中摆到桌面上来说，而且茶客大多与当事人并无利害关系，所以评说起来大致是能公正的。有名的沪剧《阿必大》里，代表正义一方的婁婁说了句：“明朝和依去茶馆评评理！”就把虐待童养媳的婆婆吓得瘫坐于地，可见茶馆是代表着乡村的权威舆论的。

不用说，乡村里的手工业小头目都是茶馆的常客。用泥木油漆工的人会到茶馆里来“喊工”。

一般说来，“喊工”时，茶馆的早市就到尾声了。

泡杯茶喝，在家里更是方便，那些老茶客为何偏要赶早赶晚聚到简陋的茶馆里来呢？当然，这时候提这个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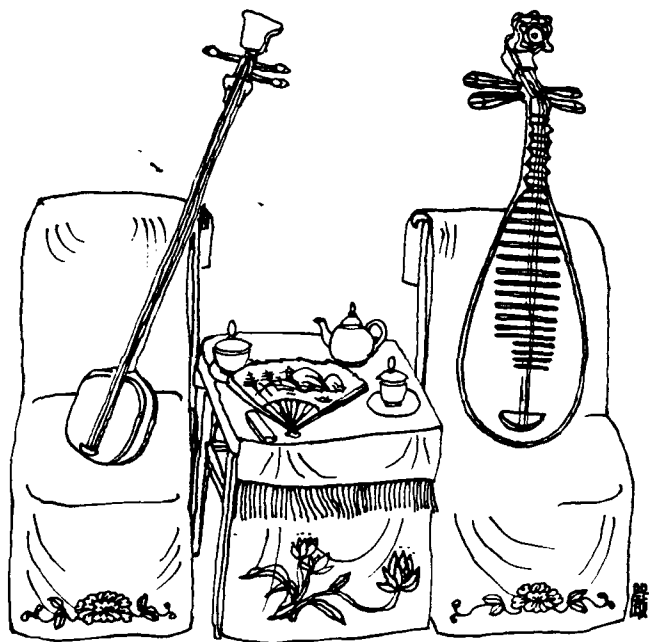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，我总会想起故乡那个叫西园的老茶馆。年初一早上，那里的每一把茶壶里都会有一枚免费的青橄榄。

听 书



“听书”，苏南俗语。这里的“书”指苏州评弹。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。

旧时的书场大多是茶馆兼营的。茶市既罢，将桌凳稍加调排，就成书场了。书台是固定的，木制，高两尺许，两边各有阶梯接脚，凡三级，取“连升三级”之义。台上置桌椅。桌是“半桌”，开评话（俗称“大书”）时横置，开弹词（俗称“小书”）时竖放。桌围和椅披用彩缎制成，配以明黄流苏，场子里顿时就有了艺术气



氛。椅子上还有蒲团，以素色缎子饰面，挺讲究的样子。蒲团有来历，是当年乾隆爷赐予。相传乾隆下江南时召评弹名家王周士御前说书，见王周士站着难以弹唱，特赐蒲团准坐。蒲团从此成了书台之宝。墙上有水牌，写明所请先生和日夜场弹唱的书目。又有对联，如——

舌底莲花弹唱离合悲欢，
胸中成竹评说今来古往。

紧靠书台的长桌称“状元台”。原称老人台，为年老耳背者特设，后来少壮者常杂坐其间，名不副实，索性更名。

书场一般开下午场和夜场两场。夜场书更受重视，总是说书先生的看家书目。

场子里有提篮小卖，无非是西瓜子、南瓜子、花生米和五香豆之类的消闲小吃。回想起来，这些提篮小卖的妇人在无意间为评弹培养了观众呢！我跟着大人去听书的本意就是为了这些小吃，后来耳濡目染，慢慢入港，喜欢上了听书。

一个堂倌来为汽油灯充气，另一个上台为说书先生备茶水。这是开书的信号。提篮小卖的赶紧收起生意。

男先生和女先生上台了，亲切地微笑着，一举一动都挺讲究，努力携带一点书卷之气。

开书前，书场门口总有些妇女挤挤地站着。她们是来听开篇的，更是来观赏女先生的“行头”的。女演员都十分考究服饰化妆，一排书说十五天，每天的服饰不会重样。那时，小镇上的时装潮流可能是她们引领的吧。所谓“开篇”即是正书之前加唱